

# 茅奖获得者柳建伟： 训练阅读眼力 书要重读才有真收获

白白

在茅奖得主柳建伟看来，读书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第一种，纯粹为了增加知识，陶冶情操。“这一种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口味、兴趣去读，不喜欢的就可以不读；第二种，如果你是某个领域的专职从业者，你就不能单纯根据自己的口味兴趣去读。因为，有些书，是经过时间检验验证过的，你就算不喜欢，也要硬着头皮去读。比如说，虽然读书分个人口味，开卷有益，但书的价值是有高低的，而且判定高低还是有相当固定的公认标准的。”

知识渠道多元化 需要训练阅读的眼力

柳建伟详细举例说，如果只是一个文学读者，可以因为不太喜欢鲁迅的作品就选择不读。但是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卓越的现代汉语表达者，那鲁迅的作品就是绕不过去的。”

他特别提到，鲁迅的《野草》非常难懂，但不是艰涩的难懂，而是很美的难懂。这部作品不仅仅提供思想，还提供一流的语言风格。这样的作品，作为一个汉语操持者、写作者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。

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迭代加速，自我教育、自主学习是人们必不可少的成长过程。如何更好地通过高效阅读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？柳建伟特别建议，“时间是有限的，还是要有选择。我们看到，十年前的一些青春文学畅销读物，现在都没有多少人再看了。流行读物不能了解，但不能让其遮住你的眼光，看不到好的东西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。所以，在接受知识渠道多元化的今天，提高辨别能力，训练阅读的眼力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

柳建伟

好作品要反复读 每个阶段收获不同

随着知识传播媒介的多元化，阅读也不仅限于文字形式，不少人通过视频进行学习。柳建伟也注意到，现在出现了一些“五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”的推荐阅读视频，很受欢迎。“这也挺好。但是我希望，将来能出现真正的高手带着大家读，能正儿八经地认认真真介绍几本好书或者好电影。”

纵然如此，柳建伟还是认为，文字阅读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性。“比如说，这些年很多人都说，文学衰微了，影响力下降了等等。但据我所

推荐喜欢的书《光荣与梦想》

在访谈中，柳建伟向封面新闻的读者推荐了一部他喜欢的书——威廉·曼彻斯特的《光荣与梦想》。

书中从1932年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“水门事件”，勾画了整整40年间的美国历史。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美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。

作者威廉·曼彻斯特充分运用新闻报道的特写手法，以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为依

据，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统计，长篇小说依然在稳定地影响当代人的精神生活。就算在去年疫情严峻的时候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卖得还是非常好。”

纳博科夫说，书必须要重读才能获得真收获。柳建伟也持这个观点，“好的作品一定要经常读，反复读。鲁迅《野草》就是这样的作品，不是读一遍就行了。同一部《红楼梦》，20岁、30岁、50岁时读，收获也不一样。好的东西逐渐沉淀成为文明的一部分。”

据，创造了一种全景式的还原细节的历史写作手法。“此前我就读过好几遍，2020年疫情的出现，促使我重新看。从这本书里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金亚



蒋蓝：读务虚之书 让思想蛰伏于形而上领域



蒋蓝

近几年，蒋蓝思想随笔和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，炫目耀眼。这跟他系统的阅读和强大的知识摄取、转化能力分不开。

蒋蓝有意识地建立自己阅读的体系。在蒋蓝的书房里，你会遇到很多市面上罕见的冷门或者偏僻的书。或许正是这种冷门、偏僻，让蒋蓝能够营造出一方自己的思想天地，从窄门中走出宽阔之地。

不要依赖天然记忆力 要把阅读火花及时捕捉住

少年时代的蒋蓝血气方刚，热衷习武。阅读逐渐带领他走上思想的道路。最终他意识到，文学比身体更能表达自己与世界的关系。蒋蓝对此的总结是，“阅读驯化了我。”

在蒋蓝看来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读书也会发生变化。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可以进行一种浏览式的阅读，泛读，主要为了增加知识和阅历。

“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泛读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阅读都是带有强烈的针对性。”最近蒋蓝在写太平天国石达开的相关作品。他就集中阅读了一批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，尤其是重点

点研读了罗尔纲先生的《太平天国史》，并且进行实地田野考察，让叙述与实物进行对照，从而攫取到历史的更深处。

蒋蓝读书还有一个特点：在阅读的过程里，笔记从未间断。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，他保持边阅读边用纸笔写笔记的习惯，已有30多年。现在，手机的备忘录功能，成为他新的笔记本。

“读书的人，一定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天然记忆力。我们都会这样的经验：让我们很感动的段落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忘得干干净净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我们需要记。不管是用纸笔还是用手机，把阅读瞬间产生的好的想法、新鲜的念头，马上记下来。看到精妙的段落，马上把它摘出来。”蒋蓝说，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读书方法。

这种记笔记式的阅读，也成为蒋蓝近些年创作高产的一个秘诀。在他记下的读书笔记中，闪耀着他与阅读对象最初碰撞所产生的思

想火花。而这些往往成为他一篇雄文甚至一部书的开端。

“花重锦官城”里是什么花？ 在阅读中寻找解谜线索

读书是输入，写作是输出。将碎片与系统、阅读与写作、知识输入与输出之间进行自如转换，蒋蓝深谙此道。

有一次他读杜甫《春夜喜雨》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他灵机一动：人人都会背的一首诗，却罕有人思考过，杜甫说的是什么花？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他读到《赵熙集》，四川晚清诗人赵熙认为，杜甫说的“花”是指成都的海棠。

不过，问题来了：如果杜甫写的是海棠，那他为什么不提海棠这个名字呢？为此蒋蓝去专门请教了四川大学的杜甫研究专家张志烈教授。张教授也认为杜甫此处写的“花”是海棠，并解释为什么杜甫不提海棠的名字。大概是，在唐初，海棠是宫廷中很重要的一种花，还没有走向民间。

在杜甫的时代，肯定有海棠的名字，但杜甫可能还见得不多。但是中唐之后，会发现进入四川的诗人都会写到海棠。到了盛唐、晚唐时候，海棠就铺天盖地。比如宋代的陆游，写了几十种成都的海棠。以至于海棠花被称为“放翁花”。

一番探究下来，蒋蓝写成一篇文章《从海棠到放翁花》。“你心里可能存在无数个疑问，但是当你读到一本书，你会发现，有人对你的疑问提供了一个思路，让你觉得豁然开朗，那真的是很美妙的事情。”

如果只选三本书 推荐《庄子》《思想录》《鲁迅全集》

当阅读持续深入，能带蒋蓝进入到一个境界：“我总是渴望书里的让人牵挂的人与事，他们拉出的丝缕迎风招展，并在我的生活里染尘、扎根！他们与我会重新演绎故事，继续在断裂之处续接上一座独木桥，按照我的理解另辟蹊径！这样的经历一再于我的生活里上演，的确有一些陌生人努力与我配合演出，渴望飞翔，但我发现，这些人永远不是书中人物那样透明而简单，他们枝蔓缠绕、旁逸斜出，在与我保持角色关系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与一种我不可见的生活眉来眼去。”

如果世界上只能选择三本书，蒋蓝会选哪三本？蒋蓝翻出自己的底牌是：《庄子》《思想录》《鲁迅全集》。“刚好，一个是诗；一个是思；最后一个，是人生。多年来我在不同语境里书写过对这三本书的感受与依赖。他们在沉默里检阅我的缓慢成长。”

在蒋蓝看来，一个人不但要阅读务实之书，更应该学会阅读务虚之书。“因为思想往往蛰伏于形而上的领域。在我看来，阅读的价值准则是由四个向度构成的，即思想的向度、文体的向度、知识的向度、激情的向度。需要着重指出的是，激情的向度就是阅读唤起我们创造力的激情。我们的心神还应该是在激情之外的三个向度上持续用力，思想开始以词锋的刃口呈露出来，切割我们一度散漫的才华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金亚